墨痕余香——高一学年优秀作文选编（一）

题目：触动心灵的 2015.09.28

触动心灵的背影

高一·一班 张宇涵

穿着白色碎花连衣裙，竹竿似的细小的的小腿紧绷着，自然卷的波浪似的头发披泻肩头。在人挤人的公交车上，这个充满着灵动的背影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

我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前面人头攒动，似乎都与我无关。然而，我却不自觉地被这个背影吸引。这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有着这个年龄女孩该有的灵气与可爱，却总感觉多了一分的成熟与稳重。她的旁边跟随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眼睛眨巴着望着女孩，不过是一对姐弟，没什么特别的。

小女孩背后背着一个大包，那包如一个千斤顶重重地压在她瘦小的身躯上，在摇晃的公交车上，仿佛摇摇欲坠。她一只手扶着把手，一只手轻轻地揽着弟弟的肩，弟弟双手怀抱住她，弱小身躯仿佛又成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这样的场面，温情又令人难过，总感觉有一样东西，轻轻撞击着我的心灵，漾起涟漪。

过了一会儿，一个位子空了出来。她让给了弟弟，我只能看见她挺拔的背影有了些许的疲倦。但她的视线总是停留在弟弟身上，生怕一转身，弟弟就会不见。弟弟轻松地坐在椅子上，一切的“重负”却压在了站着的姐姐身上，心感觉被猛烈得碰撞，有点心疼。

一个老奶奶上了车，她扯了扯弟弟的衣袖，示意他让座。小男孩看着姐姐，眼里充满了恳求，他撅着嘴，仿佛在说：“姐，我累了。让我坐会嘛。”那个柔弱的背影突然变得挺拔而威严，不知她说了什么，小男孩极不情愿地站了以来，苦着脸，有种想要生气又不敢的感觉，而此时，那位女孩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同情，又多了一份尊敬。那对弟弟深切的关爱与照顾，那对老人的礼让与善良，值得每一个人尊敬。

我始终没有看到那个女孩的正脸，但那个背影，足以让我感动。

—————————————————————————————————————————

触动心灵的行走

高一·一班 鲁欣

脚步，是一种看待大地的方式，也是对生命而言一种感受的姿态。从我的脚尖到我的脚跟共是二十四点八厘米，折后和堪堪接近十英寸。这是我步伐的长度，也是我思想的单位。

没能从英格兰的荒野和海边跋涉，爬过苏格兰西部的高地，但我也看到了令人窒息的美景。一路上，遇着不同的人，也探索着自己前方的路到底在哪。“我行故我在”，这是这是我追寻自我起源的路程。

在行走中，足成了连接天地与我最重要的感知通道。踩在泥地上，听着蓬松的泥土被压平时发出细微的吱呀声，脚底感受着大地凹凸不平的皮肤，一种莫名的神圣感突然涌上心头，早已超越了触觉本身。

我曾常常在行走中幻想着脱去鞋袜，直接用上天赐予我、最亲近自然的足去感受着土壤上的一切。行走，望着身旁幽静的山间之景，遗忘的感知又回来了。路旁的景观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若再次踏上曾途经过的道路，常常会发觉周遭已变换更迭。似曾相识的“重逢”，延展了我对自然的认识，甚至让人误以为触到了那无形无踪的时空。

“人的一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哲理也同样适用于行走。但行走却让我明白，有一些景观，即便我们离开，它也会跟随着我们。它像那颗被你误以为是家门口的树，在你一生的必经之路上岁岁长青。即便在远方，走着走着又遇见它，惊喜又唏嘘，闭上含泪的眼睛，想把自己的心往上靠一靠。它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哪怕早已不知不觉走过了它。

行走，从未如此认真地观察过周围的一切。空气既清新又粗糙，而脚踩在黏土上很舒服。而每走一步，它们便沿着你的鞋底调皮地爬上来，油腻如黄油。

当思想变成了知觉，景观直接影响了情感，我的心灵也被改变了。从未想过脱离浮躁之后的世界竟如此让人心神荡漾，我想我对它一见钟情。行走的路上，思绪奔放，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大地直立行走的一部分。或许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不容易，或许泥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难以跨越。一切过去的委屈，或许都只因为我未曾如同今天一般心平气和地去审视……

行走，最原始自然、延续了百万年的本能。漫步在这世间，感受着心跳。迈出步伐，体会着人生。我留、我走，都为看见我自己。

—————————————————————————————————————————

触动心灵的美丽

高一·二班 邓楚然

妈妈的手，很大，很粗糙。

我讨厌她牵着我的手，讨厌那种砂纸般的触感。

每次出门，我都跟在她后面，假装没看见她向我伸出又缓缓收回的手。因为，纤细、白嫩这样的褒义词和她的手半点关系都没有。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双丑陋的手。

妈妈的手承担了家里所有的活儿。它们被洗衣液和洗洁精浸泡过，被水果刀和缝衣针伤害过，到处都是难看的、皱巴巴的纹路。

但是，妈妈在打理家务、烧饭做菜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在炎热的夏天做菜，手中握着沉重的铁锅，被油烟熏到脸庞。为什么她还能微笑？我笑不出来。

在寒冷的冬天洗碗，双手全部泡进冰凉的水里，被冻得通红。为什么她还能微笑？我笑不出来。

虽然，我不能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我觉得她笑起来的时候，很美。

虽然，她有一双那样丑陋的手。

开学的那个早晨，我坐在椅子上，等待妈妈给我梳头。

“我已经两年没有帮你梳过头了，技术肯定退步了……而且我的手……” 她为难地笑笑，却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儿，抄起梳子快步向我走来。

微闭起眼睛，我打算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时光。我能感受到妈妈小心翼翼而轻柔的动作。她粗糙厚大的手掌拂过我的头发，灵巧地控制梳子在我的发丝间穿梭着。真是难以想象，这些动作竟是由那样粗糙难看的双手做出的。

我感觉到了，她手掌心的温度。那是暖和的、温吞的火苗，柔柔摇曳着，却又温暖了这个家。这团照亮我心底的火苗，我竟从未察觉。

妈妈的手，刚放下梳子，便被我紧紧握住了。

不顾她惊讶的表情，我对着她笑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妈妈的手，如她的笑容一般美。

那双手，那微笑，正是触动我心灵的美丽。

—————————————————————————————————————————

触动心灵的“一半”

高一·三班 谢可欣

刚下完体育课，轰轰烈烈的抢饭大队便已开始向饭堂涌去，看着这阵势，我暗自摇了摇头，擦擦满头的汗水，决定不跟他们抢去。

慢吞吞地踱步到食堂时，那已挤满了人，烈日仿佛能透过天花板照进来，蒸烤着里头的人。喧闹的人声和满屋子的汗臭味占据了我所有的感观空间，但队伍尽头那水淋淋的红色却固执地将我所有的注意力夺去，那是----西瓜！

我极度后悔当初为何不抢先跑来，却也无奈，又得在队伍末端巴望着，盯着那水淋淋的红色，我仿佛已经能尝到一口要下去那甜腻的西瓜汁在我口中化开，清凉的口感从口腔一路滑到喉咙，滑过我干到炸裂的嘴唇，滑过我干到冒烟的喉咙，落入我饿得直叫唤的胃。

快了，快了，就快到我了！我盯着已经近在眼前的西瓜，心急如焚。终于，下一个便由我品尝着甘甜可口的西瓜。好巧不巧，我正是最后一块西瓜的占有者。我的手已经伸了过去，马上就能碰到了！可是……

那是最后一块西瓜，被我身旁伸出的那只手截下了。半路竟杀出个程咬金！我的手还停在那里，还保持着要伸手抓住那已被人囫囵吞下的我救命药水的姿势，然而美梦已经破灭，水果盘里，已是空空如也。热浪又一次想我袭来，我又沉入了这个漫无边际的沙漠，而那曾就下我的那阵清风，却抛下了我，载他人而去。

我心灰意冷地回到位置上，同桌三个舍友却开心地吃着她们手中的西瓜，一边吃着，一边讨论着今天的西瓜有多么可口，多么香甜。我看到西瓜的汁液滴到她们手中，又一滴一滴落到饭桌上，白色的饭桌沾染了西瓜的红色，惹得我心痒痒，但我没有办法，物理地趴在我面前白白净净的饭桌上，再不敢幻想西瓜的香甜。

“给”，对面舍友清甜的声音将我从夏日的昏睡中惊醒，“分你一半”，她手中，正拿着我梦寐以求的，水淋淋的滴着汁液的西瓜！

我难以置信，她竟然将西瓜分与我？我几乎是手忙脚乱地接过来，扑面而来的是西瓜的清香，与触动心灵的感动。

或许，真正的朋友也是这样，在沙漠中分你一半清水，在饥肠辘辘时分你一半面包，在大雨磅礡中分你一把伞，在炎炎夏日中分你半块西瓜。

这也就是友情的意义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只希望有雪中送炭，那也足够幸运了。

炎炎夏日中，我吃着我那一半西瓜，品着这份融在红色蜜汁中的触动----心灵的感动。

—————————————————————————————————————————

触动心灵的“星海”

高一·四班 叶文静

八月末的天气，一如既往的燥热难耐。在这种让人心烦的环境，我被放置在冷漠而又陌生的人潮之中。像一株强行被移栽到热带的温带植物，蔫蔫的，我站在喧嚷的高中校园里。

人来人往，擦肩而过。在茫然之间，我突然想起踏出家门的早晨，我回头望，看见弟弟揉着惺忪睡眼，迷迷糊糊地问：＂姐姐，你要去哪儿？＂

他问这话时，瞪大了双眼，我顺着走廊的光线，看见他明晰漆黑的眸里，横卧着一湾安静的海。

咯噔。

高中生活开始的几天，让人迷茫得心累。成堆的新书，老师讲课飞进的速度，食堂澡间冗长的队伍，大片的社团招新……在最杰出的学校，在最杰出的学生群里，我开始想念一样东西，一样每每都能触动我的，一样能让人慢下步子的……

据说思念一样东西到了极致，它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于是，在星期五，风和日丽的下午，我见到了，从父亲的车上跳下来的，张开双臂向我跑来的小人儿。好像有什么情愫，从快要干涸的心里就要萌发出来，它在心底沉睡的太久。弟弟一步步近了，近了，我知道它快了，快了……

终于，他抬起双眸，笑眼盈盈望着我，眼里是孩童所特有的灿烂星河。

又是，咯噔一下。

我又想起中考第一天的那个下午来，也是这样明朗的天气，这样失意的我问身旁蹦跳着的弟弟：＂你觉得姐姐棒吗？＂

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当然棒啊！＂小手还很有气势地挥了挥，眼里如现在一般的盛满星辉。

我微微一瘪嘴，差点哭出声来。

从那时候开始，我便知道，他清澈如星海的眼，之所以能这样触人心灵，是因为他最最纯真的童稚之气，给了我最心安的力量。再怎么失意，再怎么彷徨，都能从他的眼里，找到最温暖的爱与勇气。

传说中有一种没有脚的鸟，它们只能不断前行，不能歇息。我要感谢，那个有着触动人心的眼的小孩，他眼里的星海，是供人歇息的云朵，也是让人前行的动力。

—————————————————————————————————————————

触动心灵的那个江南

高一·四班 冷雨

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就迷恋上了江南。

爱它的小桥流水人家、爱它三月雨浣桃花的旖旎、爱它苏绣上精巧的翩然欲飞的彩蝶、爱它盛夏采莲女婉转的歌声、爱它玄青色天空下飘散绯恻的细雨。

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故乡在江南，一半的血脉里传承着与生俱来来的对江南的情愫，在提及那个“渔米之乡”时总会有隐隐的悸动，随着心跳涌出的热血蔓延到全身，整个人像触了电一样莫名的激动。

是的，那个江南的确能够触动我的心弦，的确能在不经意间让我为之倾倒。

记得偶然看到的徐悲鸿那幅画－杏花春雨江南。那粉墙黛瓦的四月江南小镇就那样在大片温婉杏花的渲染下呈现在眼前。那一瞬我只觉得美得将要窒息。这世上，也就只有江南，才会有这般缱绻如梦的风景罢？

第一次见到江南的瓷器似乎也有着相似的感慨。在温润柔和的光泽的笼罩下，那静立的青瓷显得格外剔透。仿佛就那么静静地放在那里，周围便会有氤氲的雾气腾起，我便沉醉在那蕴含的浓厚底蕴中。

后来我终于得以随心愿到那令我魂梦萦的江南拜访。走在被墨色青苔浸染的青砖石板路上，轻呤着“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仿佛自己也回到安史之乱后凋敝的大唐；穿行在屋檐上会滴下雨的弄堂，幻想雨巷诗人或许也曾走过这样的小巷惆怅彷徨地邂逅那丁香姑娘；偶逢一树烂漫的桃花会因想起“桃花仙人”一般的唐大才子种桃换酒钱，在桃树下醉眠的不羁而浅笑；踏上枫桥听着不远处寒山寺传来的悠远辽旷的钟声，遥想同样是安史之乱后怀着忧虑泊船在此的满腹愁绪……

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让我感受到能够与那些文人墨客心灵相通的感慨激昂以及更深刻地领会江南的美好的欣喜若狂。

我恍然明白了为何自己对江南那般痴迷。

那个江南，早已不只是江南。在时光的雕琢和沉淀下，它的一花一鸟，一草一木， 甚至一座石桥一条流水都已被熏陶上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国画、陶瓷、诗词以及一切的一切，共同成就了那个叫做江南的能激起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热爱和追求的梦。

是的，江南，一个承载了千年醇香文化的温柔的梦。

这便是江南能够触动，甚至是我的心灵的原因罢。

—————————————————————————————————————————

触动心灵的青丝

高一·四班 俞珊珊

五岁那年的夏天，我和妈妈一起回到外婆家过暑假。那一天傍晚，披着霞光回到外婆家的院子，看见妈妈在院子里的天井洗头，她用木瓢舀起一瓢清凉的井水，从头顶浇下，水顺着她乌黑的头发流入她脚边的木桶里。几滴水滴溅落在天井里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时，院子里的紫薇花开得正好，一树繁花被夏日的晚风吹散了，几片花瓣落在了妈妈的头发上，又落入水盆中，泛起阵阵的涟漪。她的发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在不经意间，让人迷醉。一刹那，一种触电般的感觉贯穿我的心脏，嫣然的霞，飘摇的落花，乌黑的发丝，就在这个时刻定格在幼小的我的脑海。妈妈洗完头，抱着我坐在院子里给我念一些古老的诗词，在她絮絮的话语中，我看见了烟雨杏花巷陌杨柳，也有塞下秋日的金戈铁马，她的青丝掠过我的脸颊，我便在这千丝万缕中沉沉睡去。

当我一觉醒来，十年已经悄悄走过。

转眼间，我就十五岁了。

因为快要到来的中考，与妈妈的交流也越来越少，近来也与妈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这一天，因为一件小事与妈妈吵了一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默默坐在窗台边，看着天边的夕阳从暮云的罅隙中透出金色的光来，仿佛要吞噬掉暗黑的天际线。我听见她在门口徘徊又徘徊，我有些心软，但倔强的性格不允许我跟她认错。门，突然打开了，妈妈用手挽着湿漉漉的头发靠在门框上，许久，她笑着问我是否愿意帮她吹头发，我沉默地点点头。在吹风机的风下，我的手指穿过她的头发，发现它跟原来一样的乌黑柔顺，而当我掀开她表层的头发就怔住了，埋藏在青丝下的，是一缕又一缕的白发，触目惊心。岁月无情，徒留下了苍老的痕迹，只是短短的时间，十年，银丝就附上了青丝。

鼻子一酸，一颗颗泪珠从眼眶中滚落，我借口上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让水声淹没我的啜泣，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着与她相似的眉眼，记得张曼娟说过：“青春永不消逝，只是迁徙。”在季节的轮回里，我看着她慢慢老去，发丝出现有如芦花般的雪白，我不止的落泪，她那飘然的青丝，在时光的迁徙中，想必是迁徙给了我吧？

流年记忆怎可无痕，纵使隔着时空，仍有丝丝缕缕，牵扯不断，青丝飞扬，永驻心间。

我拾起一根她的青丝，夹在我的日记本里，此去经年，我将它好好的珍藏。

我看着这根青丝，一隅之间，半是酸楚半是怜惜，我也恍惚瞥见了岁月的悲慈。

—————————————————————————————————————————

触动心灵的毛笔

高一·四班 邱子珊

在家翻箱倒柜的我突然停了下来，那是一个沾满灰尘的塑料盒，上面有着许多白色的刮痕，还贴着一个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歪歪扭扭像快要跌倒的调皮小孩。

我把它拿到桌子，仔细擦洗干净。那是当时学国画时放毛笔和颜料的盒子。颜料已经变干成块，像冬日里的冰。毛笔掉了一地毛，发出些许难闻的气味。

我的指尖微微颤抖，心里开始泛起涟漪，鼻头微微一酸，泪水滴到毛笔上，也化开了之前与毛笔相伴的愉快往昔。

我重新铺开宣纸，挤上颜料，洗净笔。一撇一竖描绘竹子青绿沧桑的背影，一种伫立于山石之间的傲骨；一笔一画勾勒牡丹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妩媚，一种富贵优雅的姿态；轻描淡写绘出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的灵性，一种高傲清静的不与世俗。

往昔握笔不稳，大片的水渍在纸上晕开。如今我已可以灵活运用，让大片的水渍开出一笑嫣然的花，让笨重的笔法化作击打长空的雄鹰。然而却少了灵魂，那种痴迷于在纸上行走的陶醉感不见了踪影。

少了，是少了当年的平静，心里已经装了太多繁华喧嚣和寂寞。少了，是少了当年清静简单的欢乐，心里已经装了太多自顾自的洒脱。

我们在乎太多不该在乎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自己挚爱的东西。我们走得太快了不能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不能聆听心底的声音。

我渴望，我希望找回当初的平静；我渴望在纸上宣泄；我渴望用笔挥洒我最自然的情感。

一笔丹青，勾画远山如眉，黛色尽染。一点藤黄，画月光泼地如水，人立其中，濯濯如新出浴。笔染胭脂，勾勒落花漫天，花雨纷飞，色红如火。红白分染，荷花面如皎月，一袭粉衣清丽脱俗，耀如夕晖的发簪挽起青丝，幽微的香气飘渺如歌。以江为砚，月光作笺，流水为墨！

画潇潇烟雨中的诗意江南，水乡河道弯弯曲曲间衍出无数缠绵，船夫满载星辉纵声放歌。少女撑油纸伞，雨中漫步，身影如风中摇曳的竹林。

我找回了，找回了那个没有束缚，思想自由纷飞的世界。

—————————————————————————————————————————

触动心灵的美丽

高一·五班 张爽捷

中秋夜。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唯我一人在空荡的街道上彳亍着，没有方向。昏暗的路灯把我的孤独迷茫打在冰凉的地上。一轮皎洁的满月正停在夜幕中，橘黄的浅浅月光笼罩，本没有温度，却仿佛带着一丝温暖。

这月，总是能触动我的心，无论何时何地。仰首凝望那明月，思绪忽而凌乱，随风飘散……

青山绿水小巷，还有奶奶和我。每至盛夏，当月儿高高挂起的时候，当蝉儿声声奏响的时候，奶奶便牵着我的小手，哄我到天台上乘凉。我却总不依，扭着身子想挣脱奶奶的怀抱。这时，她布满皱纹的大手里会变出亮晶晶的水果糖，好似天上伴着明月的星星。

当老藤椅发出嘎吱的声响，奶奶便要开始讲故事了，我知道，月儿也知道，不再跟云朵捉迷藏了。奶奶慢悠悠的声音从我头顶响起：“从前，有一个姑娘，她的名字叫嫦娥……”奶奶总讲这个故事，我嘟起小嘴挥着拳头抗议，抬头，却再也移不开目光。

奶奶沟壑深深的脸颊此刻被月光包围，道道皱纹盛满了银光，不再是岁月的风霜。薄薄的唇一张一合，吞吐星月精华，厚实的声音也变得轻盈。再在月的装点下，奶奶好似变作了仙女，周身散发着光芒。见我在注视，奶奶低头投来目光。漆黑的眸子里住着一弯玄月，明亮又透彻，美得无可方物。

那一刻，在奶奶的声音里，在夏蝉的啼鸣间，在她温柔的目光和天上温柔的月中，只觉我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

日月无声，水落无痕。时光蹁跹，我渐渐长大，早已离开故乡，独留奶奶与故居做伴。

直到那一天，奶奶病了。

回家的青石板路寂静悠长，只回荡着我沉重的脚步声。今夜五月，空洞和漆黑淹没了一切。老屋里从来没站过这么多人，吵杂喧闹。我在门前犹豫了许久，终还是推开了房门，奶奶静静地躺在床上，面容平和安宁，只是又苍老了几分。他们说奶奶中风了，虽挽救了生命，却失去了认知和记忆。我望向窗外，仍寻不到月的踪迹，应是奶奶病了，月也不愿意再洒下光辉给她了。

这时，奶奶突然睁开了眼睛。见床前的我，眼中却还是一片浑浊。奶奶皱起眉头，仿佛在思考，目光没有焦点，却仿佛落在我身上。我不忍地别过头。“你长得好像我们家甜甜噢。”

奶奶和从前一样的声音突然响起，我震惊地回过身，却见她阖上双目，又沉沉地睡去。泪水一下子冲出眼眶，再也抑不住。

泪眼婆娑中，奶奶的银发一缕缕清晰分明，眉头还皱着，嘴角好似含着笑。“是回忆起什么了吗？”我望向天边，许久不见的月又挂在夜空中，光华依旧，澄澈深邃冷清。淡淡的月光洒在奶奶身上，我的身上，好似又为奶奶披上华裳，又抚慰着我的心。

原来，月不曾离去，记忆也不曾被忘记，那心动的感觉，惊心的美丽，在悲伤时候也一如往昔……

初秋的风微凉，唤回我的思绪，那熟悉的的感觉，又涌上心头。我凝望那圆月，却突然感到不再迷茫，不再彷徨。

我知道，触动心灵深处的，是安静守候的月，是月下微笑守护的人，还有任岁月流逝回忆丢失也不曾改变的关怀。

噢，那月，那人，那爱，是一道触动心灵的美丽风景。

—————————————————————————————————————————

触动心灵的美丽

高一·五班 程静仪

离别是心理模糊的光。

几年前的冬天，我走了，从外婆的世界里走了出来。飘落的雪融化在我手心上，遗留在眼角边的是泪光。我穿着棉衣杵在车上，一个人犯傻。突然灯晃了，我下意识张惶的回头，就把眼睛紧紧贴在冰冷没有一丝情面的窗上，而却只看到了灯光下的手没能看到外婆湿润的脸庞。车窗外的世界一点点的后退，只看到那有灯光闪耀的地方，是熟悉的。我至今还能想到一个孩子的眼睛追寻着光的地方的渴望。

而如今，我是从我父母的世界里走出了，拖拉着厚重的自由。旁边的灯很亮，他们的影子在下面徘徊。我狠狠的任着光的路往前走，狠狠地。进门时，回头看了一眼，还是那微弱的灯光和被拉的很长很长的影子，而我却狠狠地迈了出去。不再看那些光影深深追寻到地方。

光是什么，它是彷徨黑夜中的希望，它在你需要的时刻出现，不让你在黑夜中行走，不让你在绝望中迷茫。它是给了你希望，给你照亮了前方，可是之后呢？可惜的是，我好像忘了，它却没能告诉你该怎么往下走，没能告诉你要去的地方。

是的，它给了你选择，给了你温暖，却忘了惟独忘了教会你该怎么走。那我也只能狠狠的，狠狠的走出去，走下去。

没有人会教我走下去，哪怕是外婆，哪怕是父母，又哪怕是再多的人。

我也是只是一个人无力的往前走罢了。这样我才能成长，才能有自己的世界。虽然这很残忍，但是就是这样过来的。从此自力更生，从此自谋生路，从此一切的一切都靠自己，从此不再学者去依赖，不再学着任性，会往更深更远的地方走去，成为了另一个自己。开始渐渐发出光亮，或又开始能照到这个世界上。

只是别忘了，在累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外婆模糊的眼眸，在黑夜中独自的凝望，那是怎样的一种愁绪，看着我往更好的路上走去没有一句言语。我好像看到了父母被拉的很长很长的影子，在诉说。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但是他们又何尝不希望我能在远方的路上时不时的停驻与回望。

在黑夜感到孤独寂寞时，在奋斗感到疲倦心累时，在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的否定后，那灯光下的人可能还守望者你远行的背影。请别忘了，他们撑着光，在你看不见的远方对你歌唱。

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

或许我们渐行渐远，

回望去，却依旧记得那触动心灵的美丽。

—————————————————————————————————————————

触动心灵的“拆”

高一·七班 刘一帆

乘着夏季的滚滚热浪，搭着舒适便捷的高铁，又一次，“毫不费力”地回到了洞庭之南的，被湘江贯穿的长沙。

夏日时节的长沙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那似火的阳光几乎就要使得空气炽热燃烧了，使得浑浊的湘江水几乎就要沸腾了，索性脱离这里，来到了沩水之滨的宁乡，那是外婆生活的地方啊！

踏着那条熟悉的乡间小路，沐着轻柔的和煦的风，田间的老黄牛哞哞地叫着，似是为我指明正确的道路，扛着锄头戴着草帽的农夫，悠悠地哼着小曲，手提着一篮野菜，小步向前。落日的余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留下金黄的光芒，将周遭事物的影子渐渐拉长，直至消逝。我的心便随着光影的渐逝平静了下来，循着那股熟悉的家乡菜的味道，寻着了那不变的戴家巷九号，这便是外婆家了。

外婆见着我来了，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嘴角上扬，酒窝现身，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出来，层层叠加，是岁月留下了她的足迹啊！一年时间，忙碌于考试之中，不知不觉已然成长了许多，外婆的身躯看起来也小了许多，显得那么弱小，却总是撑着家中的一切，如此能干！躺上那已有些年头的檀木床，淡淡的清香沁入了我的鼻腔，心也安稳了，仿佛我到了儿时闹了一天后的感觉，夜深了，草丛深处传来虫鸣声，安抚着我进入了梦乡。

清晨，被窗外滴答的雨声唤醒，打开窗，清爽的风扑面而来，难得的天气！穿上雨靴，撑着伞，寻觅到了几个伙伴，去田间，踏着湿滑的青阶，望着朦胧的云雾，沐着湿润的南风，来到了稻田。晚春播种，现已长到了半身高，绿油油的稻叶中点缀着几株已填好浆的稻子，我仿佛嗅到了初秋收获时节的那股稻香，我和小伙伴在田间小跑，溅起泥泞，脏了鞋，湿了裤，花了脸，不亦乐乎！泥土的清香杂糅着各种事物的气息，恐怕在现代化的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国为这就是乡下独有的乡土气息啊！

撑起一只船，荡起一双浆，行进在水道间，两岸的田野一望无际，船头推开水波，泛起层层涟漪，空荡荡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祥和。

就这样，几天时间飞速过去了，站在老屋前，深红的屋檐瓦砖，白色的方块瓷片，复古的满洲窗，门前的花花草草冲击着我的视觉膜，直到我看到了墙上那红红的冷酷无情的“拆”以及贴在青绿瓦砖上的小字通告，触动了我的心灵，因为我明白，这一别便是与乡土的永久断绝，再不会有那一望无尽的田野，不再有那一幢幢的红瓦老屋，不再有那夕阳时的炊烟，不再有那阵阵空灵的虫鸣，那天空中的繁星........。

我一直在思考，在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为何一定要通过“拆”来实现经济发展？为何就不能留住这少有的美好呢？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还是选择保留，决定于我们自己。

再一次坐上了返深的列车，渐渐地睡了，这一次，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老屋，不同的是，那红红的“拆”已不见了踪影......。

—————————————————————————————————————————

触动心灵的歌谣

高一·七班 程瑞琪

“月光光，照地堂……”

稻田里惹眼的碧绿在夜色中渐渐隐匿，淡淡的月光悄悄地洒向夜空，微风轻拂，昏暗月光下的树影随之摇曳，抬头远望，映入眼帘的只有无边黑暗。老人坐在院子里吱吱呀呀的摇椅上，呢喃着不知名的歌谣。

院子渐渐变得热闹。饱饭后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洗好了澡野了一天的孩子，或嗑着瓜子，或啃着西瓜。终于，老人那静静流淌在月光下的小调，淹没在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之中，化作一声似有似无的叹息。

月色逐渐明朗。逗鸡，喂鸭，摘菜，捉鱼……孩子的精力总是那么充沛，到了晚上也是一样。稍作休息，便又吵着出门玩了。大人叮嘱了几句 ，孩子的身影便消失在夜色之中，留下带着浓浓乡音的，欢快却不在调上的歌。那歌声在广阔的田野上消散，在老人的耳边一次次回响。

夜深了。院子里人们的闲聊在某个时刻停止，人们要开始回房休息了。月色微凉，虫鸣依旧，稻田里的碧绿仍倔强地仰着头，在带着凉意的夜风中轻摇。脑海中突然冒出曹文轩书里的一句话：“天太高了，地太大了，天与地之间，太空了。”

阵阵倦意袭来，睡意朦胧之间，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不真实。思绪在意识的海里，随潮起潮落，浮浮沉沉，最后在波涛汹涌中迷失了方向，坠入无尽的深渊。我站在记忆交汇的十字路口，分不清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过去。恍惚间，听见耳边传来老人苍老的声音，轻哼着无名的乡间小调，那首听不清歌词的歌，竟是那么温柔。

夜更深了。虫鸣渐弱，万籁俱静，哼着歌回来的孩子像往常一样倒头就睡，没有注意到为自己留了灯的老人，在浅睡中被孩子回家的声音叫醒，慢慢地爬起来，慢慢地熄了灯。

被妈妈叫醒时才发现自己在摇椅上睡着了。脑袋昏昏沉沉的，似乎是做了什么梦。我揉了揉眼睛，站起身，想要寻找哼歌的老人。直到摇椅“吱呀”的一声才惊醒我，那老人早已不在这里。

还是那一个村庄，还是那样的月光。老人带着乡音的歌在无意识中深入灵魂，回响耳边。只是这次，我仿佛听见了不一样的歌词。

“回家吧，回家吧……”

—————————————————————————————————————————

触动心灵的一抹粉

高一·七班 杨湘琪

曾经的日子清淡如西湖的藕，你为我摘下那一朵欢喜，后来的日子浓醇如盛夏的荷，你为我拔起那一朵美好。——题记

那时我还很小，和你一起住在青苔窗布，门前桃树的老院中，母亲把我交给你的时候说：“这孩子闹的得很，管严些好。”我悄悄一抬头，目光就撞上你左颊酒窝中盛着的金色的阳光，阳光好像特别喜欢你，它从树尖上滑落滚进你银白色的头发中，再顺着你脸上的皱纹淌下来，最后匿进你手中的茶水里，“外婆”我轻轻扯你的衣角，讨好般地叫道。“哎”，你乐得满脸皱纹如火如荼地盛开，“真乖”。

许是当时太小，关于你每天带我去串门，过年买糖果，节日买礼物的细节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我想以后我也还会记得的――下午出门时你常常将院前开得灼人，娇艳的桃花摘一朵别在我头上。

这个过程多让人欢喜，你勾着我的手指走到院门前，收住脚，然后微微踮起足尖，朝太阳的方向抬起头，伸长右手，阳光从你指缝均匀地穿过，散落了一地碎金，你拈住一朵花的一瓣轻轻一揪，一抹粉色就停在了你掌心中，稍稍掰弯它的茎，然后别在我左边的发中，你别过头看看我的时候，我看到了蓝得清澈的天空；我看到了被电线杆切成块状的光影；我看到了气球般灌满水的团团白云，我甚至听见了自己很快、很大声的心跳，阳光轻易穿透云层的时候，是什么那么轻易地触动了我的心？

后来，我又回了老院，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你还是坐在院中木质的躺椅上拿着一把带流苏的扇子，扇着风，扇着安静，扇着淡淡的孤独。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一旦过了七十岁就开始在老去的路上由慢跑成了冲刺般地赛跑呢？你的头发像蒙上了一层清理不掉的灰，你的背很驼，脸廓枯瘦，双眼陷下去，目光有些模糊不定，但你还是很快地过来牵我，拉着我问长问短，似乎每一次她都以为我变瘦了，没吃好。

出门的时候你似记起了什么，又努力踮脚去碰桃树上最低的那一朵桃花，但是你竞然没有够着，“这树，又长高了。”你笑着说，语气里有些焦急，有些尴尬，我站在你身后有些不知所措，我已经比你高了半个头，那一刻，我很想帮你别上一朵花，像以前你帮我一样。

起了一阵风，夹着花香和细微的气息，一朵花从树上落了下来，你有些惊讶，又很欣喜，弯下腰一手扶着腰一手垂直于地而晃动，拾起了那朵花，好像又是原来的那个场景，阳光又穿过了她的发线打乱了我的思绪，午后的风有些滚烫，它钻进心里，席卷了所有曾经，又有什么开始拔动着心弦，有点空缺之处需要拥抱你来填满。

带着你气息的桃花别在发间，烙在心底，你的一举一动牵着我的心，触动着我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让我每天都很想你。

三月的时候，我不在你旁边的时候，院前桃树上的那一簇簇粉会让你想起我吗？

—————————————————————————————————————————

触动心灵的笔迹

高一·九班 赵承祥

春秋数载，落英缤纷；繁花似锦，雁过无痕。

笔迹，随处可见；却又会引人深思。在我心中，总埋藏着这么几种笔迹，让我的心灵被触动着；每每想起，思绪也就不由自主的荡漾到了从前……

教师中，洋溢着愉悦的气氛，本该是吵闹的玩闹声，却也像一支百灵鸟的悦耳歌曲。一个个欢乐的音符，在教室中飘来飘去。

但我，拿着我的书写测试，低头叹息。本该愉悦的周末却也失去了它的光彩，默默地回到家中，接受着即将到来的惩罚。母亲接过测试，似乎对我这种成绩已经麻木了，叹了口气，欲言又止着，仿佛她的话被皱纹给代言了。看着母亲蹒跚地步入房间，我也无话可说——我的语文汉字成绩似乎从来都没高过。

我麻木地坐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被母亲叫进了房间。只见整齐的写字台上，有两只新铅笔。本孤单的写字椅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位伙伴，撑着母亲。“你坐下，就和我一起写字。”她表情没有丝毫动容，但语气却是那么坚决，让我无法拒绝。很快我便抓起了笔，和母亲一同写了起来。

她照着我测试内容缓缓书写着，柔柔的铅笔尖却显得坚硬无比，画出一个个强劲有力的汉字。这是母亲的字。她的字不算漂亮，而且能清晰地看出母亲在避免用连笔。即便如此，每个字依然有着那犀利的笔锋，虽然感觉这笔锋写得有些生疏，但却能从中看出母亲的坚定。她每写完几个字，都回头看看我，眼神中透着一股猛劲，仿佛她也回到了小学，在与一个不会写字的同学一起练着字。

我在思考之际，母亲已经完成了我的测试，脸上满是如释重负的神情，仿佛创造完了长城，建造起了金字塔。我再往右瞟着，完成了的作品却又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字却整齐排列着，完全不搭调的笔锋也有了独特的韵味，像一个个小精灵，粘贴在了精致的练习本上，尽心尽力地画出一幅美的图画。那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与众不同，有着母亲独特的味道，紧紧扣住我的心弦，触动着我的心灵。我也知道这幅山水画有个优美的名字，叫笔迹，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笔迹，她是让我前进的桥梁，使我的心，悄然无息地触动着……

春秋数载，落英缤纷；触动心灵的笔迹，永恒不变。

—————————————————————————————————————————

触动心灵的色彩

高一·十班 徐宇涵

几年前，当我从寒风凛冽中南来，我曾以为蓝色是最美的，那是海的颜色啊，纯净，无暇而深邃。于是我去看了海，它确是很美，广阔的，令人神往的蔚蓝像一双澄澈的眸子，波光粼粼则若空灵闪烁的目光，在海风的吹拂下，柔和，温暖。

可也只是美罢了，数天过去，当一成不变的蓝再无新奇可言时，我失了对它的兴趣。此后，生活的平静平淡了我的内心，直至那一次，我收到了来自家乡的照片。

白，一片的白，正如《湖心亭看雪》中写到的：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视野中不掺半分杂色，亦是明净无比。可这种净与海的净是不同的，它似乎是以为身姿曼妙的女子，着一身素衣，在纯白的幕布前翩然起舞时，留下的万千姿态。不像海蓝那般单调，这一片白给我的心灵以柔和的触动。

于是，我似乎回到了那纯白的世界。北国的凄风厉雪呼啸而来，却并不暴烈。这是来自家乡的拥抱，是源于故里的召唤。

雾凇沆砀，一条条冰挂垂下，如立直了的春柳，用它独有的方式，向我致以最单纯而真诚的欢迎。霜花顽皮地凝在一棵棵光秃秃的树上，为它们点缀了别样的精彩。它们一闪一闪的，好似繁星在白昼的投影，向我眨着眼睛。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我神游于白山黑水之间，层林尽染的景象不见了，有的只是白！长白山如一条虬龙，卧于广袤的平原之上；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浪涛都在此刻凝结，为久违的孩子显出家乡的威武与力量！

泪，早已不知不觉地流下，一张张照片里，一片片纯白带着冰雪的气息，裹挟着我的心回乡了！不，已不仅仅是白了，我看见了那雪下苍松的绿，天际中鹰隼的棕，茫茫雪原下的黑土地！它们像一只只冰冷的手，用家乡的温度抚慰着我滚烫的心，血。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也已立在我的身旁。当我从怔然中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平日里那永远坚强着的眼眶也早已湿润，此刻，我们的心中，只有那一片纯白，宁静，却伤感。

—————————————————————————————————————————

触动心灵的等待

高一·十一班 章伊辰

翻阅心灵，最忘不了那种触动的感觉：像心弦被拨动，像心头被触碰，只一瞬间，难言的情感就完全蔓延，燃烧得炽烈。

记得那个深秋的黄昏，在校门口等待的他。

夕阳尚未收拢华丽的裙袍，他就站成了一座金黄的塑像。我认出他来，不由惊诧了——这不是外公吗？他应该在老家啊，怎么出现在这里？

又走近了，外公还没发现我，我却清楚地看到他。不知他已等待了多久：是等待得太久吗？他的表情那么急迫；是等待得寒冷吗？他枯枝般的手指扣在袖口，身体微微瑟缩；是等待得焦急吗？他双脚微踮，目光凝视；是等待得疲惫吗？他双眉紧蹙，脸上尽是倦意，身体却依然挺拔，在冷肃的秋风里，如松，如剑。

我的内心微微被触动了，仿佛回到幼时候，回到了外公总是等待着我的日子。原来，外公还留着等待我的习惯。

终于走到外公面前，他四处逡巡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既而认出我，惊喜地一呼：

“六六——你终于来了！”

熟悉的小名被呼唤，我心底的柔软被轻轻触动，眼眶有些湿润。

外公箭步向前，夺过我的书包，有些吃力地举起，背在瘦削的肩上。一切如旧，我们走在路上，笑语回荡。我聊起许多旧事：小时候被老师留堂，等外公领我回家；有时候嘴馋，外公跑遍街区帮我买零食……那么多美好的记忆，原来都埋藏在我心灵里，不曾淡去，就像珍珠埋藏在沙砾里。

背着我沉重的书包，外公走了一段，便气喘吁吁。我要拿回来自己背，他却执意不肯。外公说：“我这次突然回来，就是想给你个惊喜。你也知道，外婆和我身体都不大好，以后，来看你的日子也会更少了。不过，就是些老毛病，不用担心。”背着沉重的书包，他佝偻着，像一张弓，踽踽而行。

暮色四合，我发觉外公墨中藏雪的鬓发那么银亮，像一把利刃，挑破了我的心，冷了奔腾的热血。我醒悟：外公已不再是那个外公了！内心一阵悸动，触动心灵的酸涩绞紧了我的情绪，心中翻江倒海。

我哭了。默默地。

暮色依稀了外公温和的笑，却淹没不了他雪白的双鬓。我明白，因为爱，外公一直为我等待，待我长大成人；可我却从未意识到他等待的深情。此刻，一经触动，我的心灵整个地战栗，一时竟无法呼吸。

那些儿时的往事又浮上眼前，此刻却是沉重的悲哀。我才发现，外公还留着等待我的习惯；我才发现，我也早习惯了等待，等待外公去为我遮风挡雨，为我做他能做的一切！

第一次，外公的等待深深地触动外婆的心灵。如同小草习惯了雨霖，再不觉稀奇；如同葡萄自以为成熟，再不想依靠日渐瘦削的葡萄架，我无视了外公默默的等待，我忽视了外公脉脉的深情！

此刻，落笔沙沙，我泪眼里朦胧的是外公默默等待的身影。岁月无痕，蓦然回首，仍是那颗被深深触动的心灵。

—————————————————————————————————————————

触动心灵的月

高一·十二班 杨岵荻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夜幕中那抹洁白的霜色，是我时时仰望夜空的唯一理由，那始终照耀人间翡翠似的圆月，是我依念她迷人姿态的目的。每每望见或圆或缺的冷月，我总能想起什么……

正如最开始李白诗中所说的那样，儿时的我常在凉凉的秋夜中坐在小椅上发呆，紧盯那又亮又圆的玉盘，幻想广寒宫里除了嫦娥玉兔、伐桂吴刚之外，还有什么仙人神明的居所。可以说，那时我将圆月当作了幻想驰骋的教场，任由我“天马行空”。

回到家乡，小憩在屋顶花园中，我又与月重逢了。但这回，我是陪亲戚朋友一齐赏明月、食月饼。此时的内心，充斥着“月满人团圆”的欣喜。我将在家乡经历的快乐与痛苦，尽数述与无声的冷月。她那么沉静，正如一位静静聆听着人们倾诉的知音。

现在我已离别家乡多年，每年都因为各种琐事导致家人无法如月一般再次那么齐整。我们都在月亮爬上东北夜空之时给思念之人打电话，由月见证最真挚的祝福，这样看来，还真有些想引用东坡那句“千里共婵娟”来表达一种隐含淡淡愁绪无奈的思念。

寒夜，站在小窗前。我不自觉地抬头望月，回忆那些快乐与忧伤——回忆“卧看牵牛织女星”之乐；回忆“一蝀分波夹镜明”的月下美景；柔声倾诉自己“琼楼玉宇”的想象；诚意寄托那“但愿人长久”的希冀。古往今来，有“明月夜，短松冈”的哀悼；有“露似真珠月似弓”的春风得意；有“此情惟付天边月”的无奈；也有“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这般如梦似幻的现实。

“迩来每踏沟西道，触景那忘黯尔情。”——无论是帝王巡幸沟西，还是芸芸众生在床前凝视，月都是我们的情深之处。

无论是“可怜两地隔吴越”，还是眼前身边人，我想我都会望月而思。思乡、思物、思人……

每每望见那翡翠色的冷月，心中之情总会被激起，在心中惹起一圈圈柔柔的涟漪……